

庄传伟
张永春
著

毛泽东与蒋介石



长春出版社

毛泽东与蒋介石

庄传伟 张永春 著

长春出版社

新登（吉）第 10 号

毛泽东与蒋介石
庄传伟 张永春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庄宝仁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新华书店总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993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10.375

199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1 000

印数：1—14 000 册

ISBN 7-80573-847-5/D·71

定价：5.90 元

从沧桑中走来（代前言）

1975年4月5日深夜，蒋介石在台北市阳明山（原效草山）他的官邸死去。

一年后的一个秋晨，毛泽东也在象征中国权力中心的中南海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两位曾叱咤风云、主宰中国命运的政治对手走完了各自的人生，离开了他们的时代。

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生命诞生，同时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离开这个尘世。时光的推力伴着风风雨雨推动着生命的大循环。有的人走了，手中空空，甚至连个背影也没留下，恰应了《圣经》上的一句话：“你赤条条地来到这个尘世，又将赤条条地离开”；有的人走了，也是魂飞肉散，但却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从中，后人读到的不仅是失落的惆怅和沧桑的感叹，还有人生的智慧和气度。有人说，这就是芸芸众生和特殊人物的区别。

我们并不是英雄史诗的信奉者，也不相信某个人就能创造一个时代。但我们明白，法国大革命的洪流中不涌现出一个拿破仑，历史也将推出一个拿破仑似的人物。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显目

的人或物来体现时代的特征，不管这个人物代表的是前进的特征，还是倒退的特征。这个人物，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伟人。

蒋介石说：“中国只能有一个太阳。”反动势力的代表。

毛泽东说：“人民只能选择一个太阳。”平民百姓的要求。

抗战硝烟尚未散尽，中国的四亿五千万民众又陷入了历史选择的泥沼之中。他们要选择的不仅仅是毛泽东或蒋介石，也不仅仅是共产党或国民党，而是要选择中国的兴盛或衰亡、光明或黑暗。

选择是痛苦的，因为它很重要，也很艰难。

1945年秋，重庆这个小小的政治舞台，终于为毛泽东和蒋介石提供了同台亮相的机会。谁真和平？谁假和平？谁为民众谋幸福？谁为自己谋利益？谁民主？谁专制？台下的亿万观众观察着，分析着，并试图从以往的记忆中寻找根据，肯定或否定自己的判断。

于是，人民就决定了该用利箭射落哪个太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历史晓喻，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又找到了它的诠释。

1945年在重庆进行谈判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看上去都很自信，脸上都荡着从容自若的微笑。他们同有一个观点：实力就是一切！只不过蒋介石心中的实力是几百万军队、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和源源不断的美元；而毛泽东的解释则是，人能制造武器，也能毁灭武器，人民和事业的正义性才是实力的来源。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论断。力大无穷的安泰没了大地母亲的支持，走向了毁灭的深渊。1949年蒋介石挥泪离别大陆时；他的心里十分悲伤。他终于意识到：抛弃人民的人终将被人民抛弃！

回顾这段血雨腥风、光怪陆离的历史，我们的内心是沉重而清醒的。

当我们把书稿整理好，长嘘一口气，准备卸下心头沉沉的负荷时，一扭头，看到了天际西坠的夕阳。

这个圆圆的精灵，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运行，普照着山川河流，万物生灵，看沧海桑田，看人间百态。从后羿射落他的九个兄弟时起，他就只能独自分享亚当与夏娃的子孙们所经历的战争、流血、悲伤和欢乐了。

他看到，人类经历了茹毛饮血、筑巢而居的蛮荒时代，走过了黑暗蒙昧的中世纪，跨过了战争、血腥的武力时期，虽然身上还残存着野蛮、残暴、狡诈、虚伪的本性，但岁月的流水正一点点地冲涤人性的丑恶。人类的目光更深邃了，表情更坦然了，心胸更宽博了。

被上帝驱逐的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们，正在人世的风雨中营造他们自己的伊甸园。

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20世纪30年代就到了中国。和许多外国人一样，他对同为中国人的国共两党相互厮杀的行为大惑不解。他曾就这个问题求教于红军将领许光达。许苦笑了，一脸戚容地给斯诺讲了自己凄惨的身世：他一家被国民党杀

害殆尽，仅存他一人。象这样的遭遇，许多革命者都有。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独立与富强奔走呼号，上下求索，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当权者雪亮的屠刀。头颅被砍下，家人遭迫害，血流出来了，鲜红鲜红。革命者醒悟了，喊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拿起武器，向当权者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们并不希望战火毁灭庄稼和工厂，制造出一个血腥的世界，但当权者的不仁慈迫使他们不得不以不仁慈来推翻残暴的当权者。也许，这就是历史的一种必然悲剧吧。

几十年过去了，当昔日留下的恩恩怨怨因时光的流逝而淡化、消散时，生活于海峡两岸骨肉分离这一状况之下的炎黄子孙们，便开始为消除历史留下的遗憾而努力了。

因为我们从历史的追忆中感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和悲伤，也接受了太多太多的经验和教训。一种人生暮年的宽容已悄悄渗入我们的心里。

因为，我们正从沧桑中走来。

作者

1991年冬于吉林大学

从沧桑中走来（代前言）

- 第一篇 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尽，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就将思索的目光投向了西北。他仿佛看到一股红色的浪潮从陕北黄土高原上汹涌而来，席卷全国。应该给共产党安排一个怎样的结局？一代袅雄陷入了痛苦的沉思……………（1）
- 〈一〉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
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时刻……………（1）
- 〈二〉 “布雷，你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吗？
他是我们的真对手！”……………（5）
- 第二篇 争论伴随着陕北窑洞彻夜的灯光，毛泽东选择了重庆——一个凶吉推测、不显血光的竞技场。作为人民的领袖，他不想苦难的土地再有苦难，颠沛的人民再次流离……………（17）
- 〈一〉 中央书记处会议室里的争论……………（17）

- 〈二〉 历史，只有照本来面目写出，
才会有价值…………… (20)
- 〈三〉 “主席，蒋介石这个人居心叵测，
您可要保重哟！” …………… (24)
- 〈四〉 “伟大的人格感召力，那是一种
可怕的力量！” …………… (29)

第三篇 他们见面了。对手与盟友，巨人与凡人，在他们身上交织、回荡。历史的回忆？人世沧桑的感叹？…………… (32)

- 〈一〉 “毛先生，十八年不见，
您老多了……” …………… (32)
- 〈二〉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代枭雄
感到了步履的艰难…………… (36)
- 〈三〉 山城风雨…………… (50)

第四篇 千秋功过谁评说？历史老人从山城的浓雾之中，窥出了一丝真谛：失民心者亡，得民心者昌…………… (58)

- 〈一〉 蒋介石：“过去的事，谁是谁非
都别提了！由后代去评价吧！”
…………… (58)
- 〈二〉 毛泽东：“即使我本人答应先生的
要求，人民也不会同意的。”
…………… (64)

第五篇 其实，历史早就决定了自己的方向。

从毛泽东的身上，人们看到了古老民族的新生，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希望

..... (80)

〈一〉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80)

〈二〉 戴季陶歉意地对毛泽东说：
“过去我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成了朋友。” (91)

〈三〉 “别客气了，都是一条船上的难友！” (100)

〈四〉 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新中国需要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工业的管理和祖国的建设离不开爱国的资本家。” (109)

〈五〉 霍华德·海曼对好友约翰·贝奇说：“毛泽东是个人，但和他在一起，他的力量象神一样有魅力.....” (115)

第六篇 聪明反被聪明误，当“双十协定”签字时，一块巨石砸到了蒋介石的脚上，只是，这块巨石是他自己搬起的..... (124)

〈一〉 没有权力的“全权代表” (124)

〈二〉 蒋介石的失算 (133)

〈三〉 利弊权衡 举棋难定 (145)

第七篇 是历史的嘲弄，还是嘲弄的历史？

- 当和平的帷幕降下时，背后，早已
有人燃起了战争的烽火…………… (160)
- 〈一〉 望着宋美龄，毛泽东想起了
湘江水，橘子洲头…………… (160)
- 〈二〉 最难捉摸的人…………… (184)
- 〈三〉 历史早已写好，留给我们的
只有结局…………… (194)

第八篇 历史的晓喻：狼总是要吃人的！
口头喃喃的佛语和头上嫣然的
鲜花掩饰不了其森森的厉齿。
…………… (204)

- 〈一〉 “不要把目光停留在条约上，
历史不会追究胜利者的责任。”
…………… (204)
- 〈二〉 狼总是要吃人的！…………… (218)
- 〈三〉 大概，毛泽东正和我一样，在
深深地思索吧？…………… (230)
- 〈四〉 内战的破旗还是挂了起来…………… (241)

第九篇 历史的硝烟散尽，留下的不只是
悲伤和叹息。…………… (252)

- 〈一〉 “过了三年，或者四年，我们
会进入南京总统府的。”…………… (252)
- 〈二〉 “经儿，”蒋介石凄然地对经国说，
“我们失败了，但败的不是毛泽东，
而是我们内部。”…………… (266)

〈三〉 一滴清泪从蒋介石脸上滚落，
他哭了 (281)

第十篇 人，不能靠记忆而生活，也不能
没有记忆。当人类历史的坎坷平
坦、胜败得失展现在我们面前时，
我们便有了对脚下之路的选择。
假如当初“双十协定”得以遵守；
假如内战烽火不会燃起；假如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却能
使我们明智，于是便出现了本书
中的最后一篇——多余的话：历
史、现实与未来..... (299)

答编辑问（代后记）..... (309)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316)

第一篇

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尽，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就将思索的目光投向了西北。他仿佛看到一股红色的浪潮从陕北黄土高原上汹涌而来，席卷全国。应该给共产党安排一个怎样的结局？一代枭雄陷入了痛苦的沉思……

(一)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时刻

1945年8月14日，重庆，蒋介石官邸

这一天可谓是蒋介石心情最激动，也是最痛苦难熬的一

天，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作为国民政府主席和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来自世界各地的贺电雪片似地飞向蒋介石的办公室。从白山黑水到巍巍昆仑，从银波泛泛的东海之滨到祖国西部的法卡哨所都在欢庆着这一伟大的节日。八年的血战，八年的汗水与泪水，八年来无数为反法西斯战争而献身的英魂总算有了个结局。面对着战后残破不堪的家园，面对着饥肠难忍蜂拥流动的难民，蒋介石此刻在想着什么呢？

当听到日寇投降的消息时，蒋介石如同孩子一样的手舞足蹈，他高兴地对着身旁的侍卫张国平说：“咳！总算盼来这一天了，东亚总算有个宁日！”但成熟老练的蒋介石并没有被这激动人心的消息所迷醉，欢欣之余，他的目光马上从遥远的东京转向了国内综合政治斗争这一块棋盘上。

抗战时期，繁忙的军务使蒋本来瘦削的身体更加显得单薄，但形体结实挺拔，满身果端、刚毅的军人气质。蒋由于昨日连续一整夜的军政干部紧急联席会议，这会儿感觉到有点困倦，他坐在红丝绒的沙发里，闭目养神，乳白色的灯光照耀着他疲倦的面容。他仿佛看到了延安窑洞里的灯火，在那摇曳的暗淡的灯光下，坐着他的真正对手——毛泽东。

严格地说，他不熟悉他的对手，跟不熟悉的对手较量，那也是很危险的。

几天前，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忽然送来了一份关于共产党的调查报告，“截止 1945 年 8 月初，共匪组织已遍布 23 个省、市，党员人数近 120 万，共匪直接控制地盘 19 块、人口 1 亿左右，此外还拥有正规军 120 万，民兵 220 万……”蒋介石猛然间好象看到一股红色的浪潮从陕北黄土高原上汹涌而来，辗过华北平原，越过长江，铺天盖地席卷全国。他习惯地走到铺

着五百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前，这张图对于他来说太熟悉了！他曾不止一次地趴在上面同他的参谋们研究攻战守略。北伐战争的风云，中原大战的枪声，两次下野的通电，古城西安的兵变，抗日战争的烽火……一幕幕在他的脑海中迅速闪现，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好象被抢去宝座的无家可归的统治者，蒋介石心中涌起了阵阵失落和哀痛，“不！我一生的奋斗不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没想到共产党发展这么快，真是前门驱走狼，后门又出现个虎，娘希匹！”蒋发疯般地吼道。蒋介石竭力地在大脑中搜寻自己的政治对手形象，企图从中寻找制敌的法宝，探索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的秘密……

阴险毒辣、貌合神离的阎锡山，两面三刀、口有蜜腹有剑的刘湘，阳奉阴违的韩复榘，桀傲不驯的李宗仁、白崇禧，其结果都被自己一一制服，想到此，蒋的心中微微荡起一丝快意，他绝不承认毛泽东比他更伟大更英明，但他深深觉得这是唯一的对手，在综合了各种斗争的中国这个棋盘上，他感到了毛泽东投出的每个棋子的重量，都使他感到自己出现的种种失误。

他曾一度把毛设想成他所熟悉的军阀对手，不止一次地在“剿匪”会议上，咒骂共产党“没有什么可怕，他们只不过是一种有着严密组织，有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洋派军阀”。但不久，蒋感觉到，他自己失误了！

老是幻想自己对手是个白痴，企图依靠对方的失误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个悲剧。

炮弹轰不散、银弹攻不破的中国共产党，使蒋颇为迷惑不解，一次他愤懑地对陈布雷说：“这就怪了，难道赤匪是钢造的，不食人间烟火……”蒋的这位“文胆”，虽自诩为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也只能木讷地回答：“也许我们作战方法有问

题！”不论是蒋介石还是陈布雷都不会想到。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学说的坚定信仰性，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共产党人是用一种特殊材料做成的……她有着坚不可摧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和令敌人颇感迷惑的工作方法。但共产党人也是普普通通的人，有血有肉，有七情也有六欲。

在痛失大陆，退守台湾孤岛后，蒋介石苦思冥想，1956年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国民党失败教训时，说出一句颇含哲理的话，“共产党胜利在于他们的学说，在于他们的团结如一的精神。”遗憾的是，蒋没有先见之明。事后的诸葛亮虽可以留下教训以谕后人，但对于自己所处的时局无补于益，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蒋介石仍然在记忆的编年史上去寻找国共搏杀的场面，在国共两党这个棋盘上，在对杀之中，他赢过几盘，象1927年“四·一二”清党，象1934年的第五次“围剿”，但他赢得不是毛泽东；他也输过几盘，却是输在毛泽东手里。蒋愈是回想，愈是烦躁不安，蒋介石象进入一场凶险的梦境，多么严重的局势，多么可怕的前景！

“抗战胜利后，未来中国何处去？中国将主宰在谁的手里，是毛泽东吗？”“不能，毛泽东没有这样的威望和能力！不能！”蒋肯定着，自己在镇定自己，但他马上又动摇了，“今天不能，那么明天呢？将来呢？”

历史无情，未来总是要到来的！不管是吉是凶，是福是祸，它总是要到来的。

“我要给共产党安排个什么样的未来呢？”蒋介石紧闭着嘴唇，“无毒不丈夫！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步骤上，千万不能再走错棋！”蒋在心里反复地提醒着自己，蒋想到了自己的智囊陈布雷，也许他能够提供妙计……

(二)“布雷,你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吗?他是我们的真对手!”

下午6时,陈布雷带着一身的疲倦来到了蒋介石的官邸,这位党国“文胆”向以言辞敏锐、善解人意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布雷,您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吗?”蒋介石突然问话打破了室内静谧的气氛。“不了解”,陈布雷的话中含着一种不安。“这很不应该,不知己知彼,如何能战胜对方!你看过1939年出版的一本叫《革命东方》的杂志吗?里面有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当然有些吹得过火。可是这个人是我们的真正对手,他们怎样介绍他的?豁达的气度、钢铁般的意志、不屈不挠的精神、惊人的胆略,杰出的革命政治家的无限才能……”“言过其实”,善于揣摩领袖心意的布雷好像在宽慰他的领袖,“不能轻视对手!”蒋介石郑重地告诫他的亲信,蒋边说边把戴笠的“共产党情况调查报告表”递给了陈布雷……

静,死亡般的静……

“看来,对共产党在抗战期间的发展能力,我们估计错了,”布雷的这句话讲得凄凉悲伤,平时最乐意在下属面前回忆过去艰苦峥嵘岁月和自己丰功伟绩的蒋,今日却不自愿地被陈布雷的话拉回到历史的漩涡中。

那是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那个时刻,蒋介石的确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的各地党、政机关,用雪片似的贺电,把他捧上了天:“委员长熟筹伟略,运稳扎稳打之方略,以制出没无常之流寇,阵地亲临,指挥若定,全体将士,膺命无间,见危思奋,效命驰驱,屡易寒暑,遍履峻岩瘴疠之区,铲除祸国殃民之匪……”吹得国内乌烟瘴气。但是一年后,红军谱